

國朝駢體正宗

序

夫咸英既遙詩聲俱鄭籀斯屢變草書非古文之遺也
會爲之哉然而進取之儒不隨頽俗特立之品必遺前修
大壑有宗迴狂瀾於既倒朝華方謝啟夕秀於未振作者
復起存乎其人有如駢體之文以六朝爲極則乃一變於
唐再壞於宋元明二代則等之自鄒吾無譏焉原其流弊
蓋可殫述夫駢體者齊梁人之學秦漢而變焉者也後世
與古文分而爲二固已悞矣歲歷綿曖條流遂紛嘗讀陸
機之賦曰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寤防露與桑閒
又雖悲而不雅抑聞劉勰之論曰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
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是故執柯伐

柯梓匠必循其則以繡緣繡珠鉤豈失其度乃有飛靡弄巧瘠義肥辭援旃孟爲石交笑曹劉爲古拙於是宋玉陽春亂以巴人之和矣相如典冊雜以方朔之諧矣若乃苦事蟲鑄徒工獺祭莽大夫遐搜奇字邢子才思讀誤書其實樹旆於晉郊雖衆而無律也買櫝於楚客雖麗而非珍也瑣碎失統則體類於疥駝沈膾不飛詎祥比於鳴鳳亦有活剝經文生吞成語李記室之襴襦橫遭同館之割孫興公之錦段付諸負販之裁擲米成丹轉自矜其狡獪鍊金躍冶使人歎其神奇古意蕩然新聲彌甚且也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變以三五厥有定程奚取於冗長乎爾乃吃文爲患累句不恒譬如屢舞而無綴兆之位長

嘯而無抗墜之節亦可謂不善變矣夫畫者謹髮不可以
易貌射者儀毫不可以失墻刻鵠類鶩猶相近也畫虎類
狗則相遠也庾徐影徂而心在任沈文勝而質存其體約
而不蕪其風清而不雜蓋有詩人之則寧曰女工之蠹乃
染髭鬚而輕前輩易刀圭以誤後生其駢體之罪人乎

國朝雲漢爲章壁奎應象人稱片玉家有聯珠唯駢體別
於古文相沿旣久或以篆刻太工爲揚雄之小技喻言雖
妙類莊子之外篇顓門之業不多具體之賢遂少豈知古
文喪真反遜駢體駢體脫俗卽是古文跡似兩歧道當一
貫近者宗工疊出風氣大開賦不唯枯樹一篇碑豈僅韓
陵片石康衢旣闢不迴墨子之車正鵠斯懸以待由基之

矢僕步學邯鄲目新壁壘知女子非無正色願將軍捐其
故藝聊附選文之義敢云識曲之真觀者幸恕其愚而諒
其隘也南城曾燠

國朝駢體正宗目錄

南城曾煥賓谷輯

第一卷

蕭山毛大可

奇齡

文五首

宜興陳其年

維松

文八首

仁和毛稗黃

先舒

文二首

錢唐陸麗京

圻

文一首

吳江吳漢槎

兆騫

文一首

仁和吳慶百

農祥

文一首

第二卷

山陰胡稚威

天游

文十一首

第三卷

仁和杭大宗世駿文三首

會稽胡希張澐文一首

華亭黃唐堂之雋文一首

第四卷

錢塘袁子才枚文十二首

第五卷

定興王芥子太岳文四首

昭文邵荀慈齊燕文六首

武進劉圃三星煒文二首

大興朱石君珪文二首

第六卷

錢塘吳穀人

錫麟

文十二首

第七卷

江都汪容甫

中

文三首

金匱楊蓉裳

芳燦

文五首

金匱楊荔裳

揆

文一首

武進趙味辛

懷玉

文二首

長洲沈芷生

清瑞

文一首

無錫顧立方

敏恒

文二首

會稽楊六士

夢符

文一首

第八卷

曲阜孔驪軒

廣森

文十首

陽湖孫淵如

星衍

文六首

儀徵阮芸臺

元

文四首

長洲王惕甫

芭孫

文二首

第九卷

陽湖洪稚存

亮吉

文十五首

第十卷

歙縣凌次仲

廷堪

文一首

新安朱滄湄

文翰

文四首

陽湖劉芙初

嗣緒

文八首

全椒吳山尊

燕

文二首

臨川樂蓮裳鈞文六首

歙縣金朗甫式玉文一首

第十一卷

仁和查棣史初揆文四首

鎮洋彭甘亭兆蓀文十二首

第十二卷

仁和胡以莊敬文一首

平湖朱芑堂爲弼文一首

吳江郭頻伽磨文一首

元和顧千里廣圻文一首

長洲吳巢松慈鶴文四首

儀徵汪竹素全德文一首

國朝駢體正宗目錄

國朝駢體正宗卷一

南城曾煥賓

平滇頌

并序

毛奇齡

自昔建武致治寵午奸兵貞觀昇平高羅畔命大抵殷憂
啟聖闕茲成功雖極盛隆猶不乏潢池盜弄升陵竊發之
變獨是阿鞞一倡亂而天雄成德綿蔓數世小波甫聚寇
而應運化順環轉百出從未有鳴義橋虔初逞邛焚犯顏
逆節還擾江漢就其悖罔極之僭據而一敗荆湘再燬澧
岳繼殄黔蜀終絕昆詔數年之間廢禍盡揃其牧寧耆定
一若燭蓬沃炭飈奮霆擊桓桓彪虎旣迅且烈如今日者
蓋

國朝馬骨工卷一
皇上神聖威武克詰無外四征之奮超于前古較之殷宗
之于鬼戎周季之于西落窠入三載退修十禩尚有餘勇
是以

廟堂之算奠之在中而師武臣之力擴之在外雖曰

祖宗

社稷實武憑之要之

一人瞻言動在百里凡夫謐謀邃慮宵旰剴決真有非子
孫臣庶所易窺者蓋鑒之者宏而燭之者蚤也夫逆之佐
命非有呂散之舊也其乞援來歸又未嘗有申包之泣溫
生之痛也祇以變嬖被略倉皇奔救颺竄狼顧計無所復
遂假羽校以自資而僥倖成功苴茅滇土

寵畀親藩重緣外戚其爲非分亦已久矣從來非分之福
居之不祥况復豺豕爲心狼而易羸初藉林樾以蜉蝣旣
而私振其鬚鬣以爲隴漢之得原可望蜀九錫之進不止
卣鬯遂侈然自恣以致無所忌憚外竊旣久不受中撤故
量其不臣之心撤亦反不撤亦反撤之則反速而患小不
撤則反遲而患大患小則拔之如薠豪而患大則撼之如
邱山自然之理也故夫智者先事而謀愚者昧時而動夫
昧時而動則彼逆之所以失者視此矣先事而謀則我師
之所以克者有在矣故夫小蠹初萌秦涼蜩應及乎旣煽
甌粵蠱發卒之長轡遠控四收八伏

欽命萬幾潛授妙略先埽雍益預定閩番然後謀力雲會

指麾風集并敵一嚮絕其瞻顧王敦貿武昌之形漢宏失
荆南之勝洞庭旣破則三苗南竄劍門大入而劉闢授首
外有脣破齒缺之慮內有燼灰冰泮之戚然且挺走苴蘭
徘徊蒙氏越碧鷄之關閉昆明之堞魚遊沸釜燕息捲幕
一旦鉤援四接臨衝徐起揚旌于葉榆耀甲于洱西譬猶
駭鯨觸網奔兕開樊賈林計盡不能爲策墨翟帶解無以
自守於是破之如吹翰決之若潰壑刈田氏之首有何面
目俘鍾相之族并及幼穉彼自以爲嚴營締壘則遠徼可
延收殘嬰漏則險裔足恃而不知

王師折衝天南豁闊大荒屏息一如卧榻寶林之煩枝附
金甌之鮮缺失祠兵振旅動輒有效一至於此今夫願指

神攝往見機括上聖之明也善計遠略審物量勢周通之智也

皇上以幾先之見爲馭遠之圖推心置腹長共功名第有虎包戈戟之心原無鳥盡弓藏之意但懷康侯授館之忱終鮮釋將銜杯之念而乃捐棄休嘉自貽狂悖不度德忖力揆理達務恃鬼蜮之能前忘天命之有在豈有淮南左吳之策而納隴西王元之計曾無朱浮聚穀之奏而動賁赫陳兵之告不思朱鮪指河之誓而失張繡降漢之賞此乃下愚不悛中風自絕而猶謂柘南可以避天譴瀾滄可以滌穢行寃至韋臯渡鐵橋而南蕃已拔狄青出崑崙而儻猶盡破何則悖逆之罪彰而鉄鉞之誅凜也且夫前代

平蠻多在奕世麓川南詔不隸版服今者

皇宇清寧聲教四訖東漸西被朔南蕩蕩九野有宴安之
虞八阿無拮抗之異越裳肅慎稽顙來王古里天方蹶角
入貢而百粵之尉佗旣蔑西南之莊蹻復平則是要綏流
蔡山陬海澨苟在受化無不延頸歡呼謳吟唱嘆矧職叨
侍從親聞凱奏而不爲之紀鴻功誦顯績非其誼也因干
康熙二十年十一月十有八日宣捷之次謹簪筆稽首忻
抃舞蹈乃爲之頌其辭曰

於赫

帝命肇開

皇基德被四隣功垂九圍近畫埏海遠致狄韞武烈文治

恢干無涯亦粵紹歷懋績前緒威足內救仁不外拒已歸
馬牛將柙刀鋸蠹爾小醜反視而忤初慕莊氏思王昆明
繼隨杜弼稱兵澧陵江漢南紀伏莽縱橫瘼犬漫噬枯條
覲生遂有朋效尤而起隴益輔車唇齒閩海譬昔河朔
安史田李次第櫟絕儼臂折指乃稟

王伐鋪敦楚疆鷺鳥欲擊姑爲翔翔昧者不察謂可頡頏
居然羊陸相持荆襄塹長豈恃湖險莫傲涉擊夫差水鹵
魏豹不虞毒卉展轉剽盜敦固據郡桓乃竊號爰整六衛
旋開三門金戈鐵馬蔚如雲屯淬刃澧浦積甲巴山鍊鎬
大注旂旛以翻有謂巫夔蜀漢門戶

廟策先勝采入其阻鄧艾旣越姜維不武南走邛犍倖以

小堵頓搥銅鼓立渡鉄橋降旆草偃亡軍煙銷彈丸昌穀
藉之周遭折箸環帶何足與豪彼營螺屑我關龍首雉堞
崩剝漸不可守

聖鑒朗卓如劍在手挺鉞搢鐸勿使或後五壘旣備九拒
遞希灌膏束草總不得支圍開一面訓令自疑樵蘇俱盡
于何奔馳前者少游羞悸而死今茲懷光亦復自殺族屬
少長皆俘于市盜驢之災乃及孫子聞之淮西告捷錫帶
華州露布傳彼光泰今者

皇威擴干無外天南萬里宣布德意言勒碑版爰銘旆旛
飭我九伐奠此庶邦泰華雙峙濱海四瀧千秋萬祀以思
戎功

復沈九康成書

毛奇齡

累接來章并諷妙句知文衣在御猶戀烏裘炙轂爭先不
遺窮轍所恃子雲待詔筆札是好東方執戟阻飢無恙是
爲慰耳昨者子長漫游長安寓情賦物登樓四望雅似仲
宣研精十年乃思元晏推其意旨非謂藉此標榜當有所
遇祇以游子流離遠道同茲顛沛曲借遐訊慰我淪落乃
自春徂秋中間遷隔偶愆裁敘竟乖報諗頃始因風有所
寫寄陡接來示乃知秣陵之書未經棲目山陽之笛居然
在耳探懷袖之攸藏痛音微之未滅而徐生所著其文尙
在滕王餉序至今未見夫以僕遭逢當此痊療雖使故交
通顯榮問日接猶且過楊侯之邱多所記憶挹黃公之酒

不無浩嘆況以知交零落之年加之遠道棲遲之頃自分
顛顛應先朝露而斯人無故隕爲秋草則梁生之殯異地
堪憐任咸之寡同儕所念又况乎覽長途而悲薛收之亡
睹遺文而悼孔璋之逝者哉曩時延陵貽劍失之生前今
者西河贈篇遲于身後死而有知古今同痛茲可足下焚
前寄序復誦是書非敢云巨卿之信能紹前期庶幾效藥
公之哭猶爲反命而已

與秦留仙翰林書

毛奇齡

四月十三日姓再拜白留仙足下無恙隔侍以來書疏希
濶比聞東墅仍赴徵請爾時車輦定應就道然猶寄是者
恐緩去通德或亦家人道達不乏郵置是用略展數言以
同一聽昨在高齋酒深燭微崇譚反幽梁溪主人與婁東
學士互泝前朝好言隱事醉者振巾醒者促舄此時此景
雖踰年曠祀當復不忘然而雞號散車就暗解竿方邁東
光已越南泝旣乖前期復謬後會是豈心鄙清流情甘澳
跡哉山獐去檻見華楯而驚其心野馬未羈望垂旒而懾
于色也渡江之後亦歷時地然且徘徊頽上紆徐濠右或
乃經旬尚沮或至彌月不去今在淮西已三年矣生平好

狎且喜音樂偶聞啁哳停路有待尋嘗邪許踢地生憶往
過浦口豪客王生年垂七旬尚能爲緩聲長吟隨之江樓
集諸所善更唱迭和凡徹三宿暨乎旣去猶復回諦近所
依者淮西金使君耳亟嘗留娛每令聽歌吳哀楚豔不弛
耳目去冬雪夜閒堂設伎層裯疊幕標燈環炭中有所演
年旣妙令意復優好致極弄中妍生纍外賓朋悚詫臧獲
臧嘆頑豔同思娛憂均感此固斯地創遇亦或邇歲罕邁
乃訊所由來家本夫椒少好謳彈擅白雪之佳名拊紅絃
而自惜爾乃初延韶譽中丁淪落小吏挾之而趨府將軍
劫之以還鎮是故賞其有技而哀其不逢爲之拔起汗浹
悅諸留獲暫厠他部仍還故里僕旣淪落與之相同而歸

來無日於其行也南望遷延若有所恨是時平橋雨過樓
前日薰柳花飄圓芍藥墮地曉汝水之回波望平原之迷
離紅亭東去白日將斜青草西頭紫駟猶住乃徐起哀彈
更爲變曲亦旣窮極切眇備茲煩怨乃復歌南浦之詞詠
東歸之什新聲謬迷繁縵綢繆僕夫爲之睠顧去馬于焉
却秣游子望鄉而增欷行人停車而雪涕當此之時雖使
趙王歸里東平返國少女化文魚以還澗太子視烏頭而
出關西河在望吳起將旋北關巍然梁生不去就其所感
又誰不仰視南浮俯憐東逝者也僕本不文況當臨岐造
次裁付言辭舛午無足起予但區區之意重有轆轤且恐
其人歸後仍致失所是爲相聞亦欲暇時一賞其技且爲

語同好有所引也其人唐姓使君瀕別乃有贈字要之猥
璣無理全藉昭哲因白不備

陸叢思新曲題詞

毛奇齡

夫新聲乍起僅有黃華餘懽未亡始歌白紵故議郎存協
律之思主簿起定情之則三洲將變阿子空聞一曲相迎
就姑無恙此非情有固然誰能思而不已間嘗誦南粵之
新語想雲間之麗材東吳名勝首指橫雲入洛風流羣推
如海是以甘泉未賦縣竹誦成梁甫長吟分桃念少抱臨
叩之瑰質懷沅浦之離憂雖聞歌輒喚王子堪憐顧曲多
情周郎自妙然尚以巴東之激訐爲慚耳江南之調弄爲
變聲內人昇出不復霓裳弟子部中誰工阿鵲因復寄指
尋檀編情舞柘夫擣麝香滅紀摩支之散辭折竹音傳倣
紇那之閒韻秦川一半獨想天憐江上三臺總言客到自

古聲律攸通原關至性謳吟相嬪雅稱才子故漁家舊譜
點拍纔成都子新歌典型猶在況五言一編調韻頗適幾
疊六么管弦斯急其中因革屢殊短長互掩乃以我眇思
細繙宮徵豈獨龜年新樂傳李白之宮詞何戡舊人誦王
維之絕句而已

故明特授游擊將軍道州守備列女沈氏雲英墓誌

銘

毛奇齡

夫驕駟牝牡必殊其馴健翡翠文質而被以雄雌故禮兵
不同命諒無竝官揆奮無共功何有兼設況坤輿載物不
麗日星陰教分儀判如水火其能範金鉸之鍼管用貯豐
狐脫貝琢之裙刀以跨銅爵此高才之嬪也若宮中女隊
從親報國軍前娘子爲夫閤幕又至德之發也有明列女
蕭山長巷里沈將軍雲英生于華閭長厥名閨弱體僅足
以勝衣薄力較難于舉白女紅則蜘蛛孫巧貌素而芙蓉
失色其父昭武將軍諱至緒辛未武中式進士初仕湖廣
遂守道州崇禎之末流寇東江朝衝夏口暮逼營陽陳其

孽妖剝剝千里君至緒誓師厲衆刑馬于塘陷勅摧堅磔
鼠在道而天步少窘王略中沮州伯望風而旗靡府軍彎
月而矢盡君再射裨將捐其大黃將殄渠魁縣諸小白而
馬驚外塢身殞中野元戎已殉千夫將亂于是列女束髮
用胃覆羅以韜刷金箱而斬秣漑黛椀以傳餐朱旗拭淚
盡作臙脂素鉞矢心勿縣巾幘乃率十餘騎奮呼突隍直
趨賊壘連斬卅寇顛驚五校奪父骸于車上拔賊幟于帳
中裙披馬腹浥似桃花齒嚙箭頭碎爲蕪葉歸而啟營示
以再戰寇避其威立徙鄰郡湖撫王君聚奎以其事聞遽
邀寵命故湖廣道州守備沈至緒力守營陽臨陣却敵斬
殺過當佻身授命生爲長城死作國殤其贈至緒昭武將

軍賜祠麻灘驛春秋祀名有女雲英閨房之秀奮其弱臂
以呼殘衆求屍殺寇不用城頽誓命哭父如浮江出大復
讐以報親肆弭亂以衛國殲敵全軍保疆恢境其授雲英
游擊將軍仍代其父湖廣道州守備領其軍當斯時睢陽
之死可以遏寇龐氏之車又足報怨廷降異數國有同德
爾乃踰城荀灌小女救父抽刀謝蘊爲夫殺賊自逾壽陽
孟妃之能竟櫻內史陸妻之苦會其夫賈萬策四川人故
閣部督師標大勦營都司鎮守荊州南門賊陷荊州賈亦
遇害因哭辭詔命領軍俟代雖身統士卒亦逮三月然而
我師早敗不免司徒有夫繼傷誰呼督護不喜貔貅萬隊
受君新策惟願明馳千里還兒故鄉乃乞卸巾韞始扶櫬

櫝舍厥丹旆張茲白旒因葬親于原阡旋匿形于漆室而
饑無朝爨採著爲難寒鮮時衣賣珠不足于是傭書族里
筆落簪花課塾閭門書垂帶草摹李衛之妙楷進黽君而
授經繼缺班氏青藜之假終鮮草母絳幔之設乃以赤祀
壯月小疾長畢年三十八葬于龕山昔者忠孝義烈定爲
綴詞中外武文亦需揚誨將軍于父爲孝于國爲忠于夫
爲節於身爲貞此爲女德又擅婦訓文能傳經武足勘亂
而猶不得援故典託微文導淑施于旣往揚清芬于後來
匪惟舊史之缺遺抑亦學人之寡陋也西河毛姓有友沈
兆陽名士也爲將軍族人曾從將軍受春秋胡氏傳以爲
術也將軍從弟婦姓姪也乃屬予爲誄并句作誌而系之

以銘其文曰

猗歟將軍世顯名材九葉冠綬工居牙臺顯考棄繻爲翹
關魁拔于樞曹智計以開少嫺豹韜生實龍媒詣闕請纓
和門授裁娑娑饑寇時爲盜階初折其捍冀梗于野繼抽
檄櫨思以擣舍若火薰穴翻壺之瀉不思撲滅乃半天下
由陝及湖延蔓雍豫誰鎮江漢可無南顧懿爾顯考雄略
有素羣推出守營陽之路維茲營陽爲楚南服陶侃屏蕃
周郎都督結艾爲門伐材作輻外整牙關內安部曲不悟
寇來如蟻如蝟嗜血盈囊春肝溢確公乃奮武襲其不備
殺伐衆醜漸殪厥帥醜衆他顧擬于此棄次日戴胃當門
而出維茲志士激于攻殺吳戈倒揮秦弓逆折左驂受蹶

右馬被刺高天滄茫平原超忽身委泥沙首受箭枯維茲
將軍實維嬌女意慵比雲眉淡如雨好弄書翰間習纂組
何謂有美亦諳觀武如彼荆珍旣柔且栗如彼湘草有靡
其茁乃砥其矢乃芻其馬束髮誓師哭于戲下左垂燕簾
右把蛇戟介服帥師哭于門側選騎勿多利在赴敵以此
一二抵彼千百突如奔流矯美飛翮賊方飲樂中賊之隙
春虹走馬秋雨垂鏑斫旃用刀裹屍以革賊佔女鋒人駭
兵色攻殺爭先三十餘載開營旋旅衆皆感激昔也觀公
今也觀女灼灼紅顏爲千人主賊始驚顧旋乃猶豫莫測
所由棄之而去自茲營陽藉女少休何謂夫子復喪荊州
父夫死國亦又何求擐甲羅氏無兒可留上書陸婦難殲

夫讐將其指箐以解臂韝燕喜還越狐死首邱况此鬼雄
曜靈河洲爲厲殺賊方神且道雖明天子降以殊恩旣榮
死亡亦資主存自昔閨中鮮牙其門維茲嬌女乃稱將軍
死不敢受歸諸邱樊方賊小蠢藐焉窮梟以沸以揚國爲
之搖拖紳戴弁經營滿朝誰能摩厲有如此嬌貧拾蓬箔
寒披女蘿經傳狩麟書成換鵝交交黃鳥亦集于柯人苟
可贖遑知其他

劉沛元詩古文序

陳維崧

今天下能文章善詞賦非所稱文人才士哉然而遭世訾議與物鑿枘遘會蹈機動而獲咎與思事故實亦有三一者標致誕逸神智曠邁接引聲勢抗立崖岸楊子幼懟狷之傷杜周甫峭激之累二者詞氣英俊姿制清綺濬自才鋒了非依傍耗歲月於藩溷棄形骸於土木一篇之工萬事都廢三者揮斥世資惑溺上靈體擬宮殿則般輸集於鉛槧形狀歌舞則牙涓輳於毫素莫不炫等空花幻同海東盛憲於以天其年命王勃於以絕其榮華以是三者瑕隙所構行路見尤輕華之譏里閭不齒至於紆青拖紫之彥剖符分竹之人愈相駭愕每加離異吾友梁溪劉子沛

元所謂文人才士者非耶年均終賈才踰崔蔡一門昆季如震修嚳丹敦白出蒼諸君莫不懷文抱質有漢太學五劉之譽沛元又溫厚淳謹推誠結納與人涉物無間燥濕是其人宜能作渭水之賦而輒輒不類於敬通賦零雨之篇而幽憂不擬於正長也乃今客遊西泠者兩彌月日與二三布衣兄弟歌嘆辛苦鋪敘清婉錦台諸公深相玩美僕雖疎傲滋愧不如嗟乎沛元抑僕所云文人才士三者之爲累也人亦有言窮而後工劉生劉生今雖少失意非終窮也然則以所爲工沛元終當任之以所爲窮僕亦何多讓焉

周機園先生尺牘新鈔序

陳維崧

博稽書名六庫類有千端苑稱七畧義非一族繁華林之
并繁文體彌新綜元圃之綿緇才鋒逾整謠歌騷賦攄壯
乘於篇章頌表箴銘運英裁於述作傷往則旨深於哀諫
切今則議蔚於論策以暨九章七啟靡非才子之流泊乎
寶戲客難大有風人之致語其變態巧歷不能窺測其繁
思哲匠莫能算今之尺牘蓋其一也彼夫體制可得言焉
若乃屢及濟郊析聞邾邑荀釐不返先軫難歸旣轍亂以
旗靡復主憂而臣辱楚昭多難悲三戶之累臣許穆無援
痛阿邱之弱女臨關歎息願登子反之牀叩壘躊躇冀射
魯連之矢事當呼吸磨盾以書變在須臾繼城而下亦有

疏勒流官燉煌降將蕭綜北去憐廟社以何依符朗南奔
望鄉園而不見朱戟路遠魂消蠻海之旌旗白馬營空腸
斷瘴江之鉦鼓訣美人與愛子贈明鏡與金釵子卿足下
疇昔可知伯之君侯生平已矣若乃賤臣邁謗庶女蒙冤
江淹乃善恨之人馮衍亦多愁之客三年獲譴永無造請
之期盡室遭俘長罷歡娛之日母今天只臣不如人思刺
血以陳情念上書而訟枉又有密親暫隔懿友長離感時
物以流思對景尤而結想尹班契濶可無知己之言樂衛
睽違寧乏相思之句敘苦辛於一介寄輾轉於數行宛矣
瓊函居然蘭訊更有紅粉樓頭青牛帳裏君居塞北妾住
江南攀桃李以悲來顧綺羅而泣下吹簫公主嘯雅怨於

朱唇織錦姬人論私情於織手凡斯之類皆藉於書時則
北路名流南朝文士阮元瑜之書記久已流傳蕭大圖之
尺牘益爲膾炙爰乃襲此赫蹏命茲側理膠東河北並馳
五色之箋大令中郎互競連珠之格爾其爲體也或磊落
以見才或嵯峨以植旨或首尾以溫麗或締構之縝密或
文辭簡要情片語而已該或思理淹通氣百函而彌厲或
臨池詳慎細蟠楮裏之蠅或握管飛騰橫跳天門之虎鏗
鏘可聽塗山之玉帛萬重藻續堪觀赤城之雲霞千丈入
劉家之世說卽是蘭茗登蕭氏之高齋無非琬玉輓近以
還此風不嗣原其流弊厥有三端顧陸華宗潘楊妙族金
貂翠珥望若神仙坐褥隱囊便爲卿相寒暄筆札都由呂

覽之門生故舊書箋盡出桓溫之幕客且也貴僚雍雅惟傳論性之篇華札翩反爭諱言情之牘其有擬繁欽應璩之書效邢邵崔陵之札者呵爲小子目以外篇其所爲難一也且夫燕函越縛各有便安秋奕僚九悉由熟習鮫純自麗不懽北轍之夫狐毳雖溫難悅南轅之客今也單門寒峻縫掖素流祇工制舉之書但募集賢之院卽使才同孝穆文類子山無益身名徒資嗚噪加之遭逢蹢蹢罕西園北府之遊徒侶寥寥乏華屋淥池之彥事蹟不足以供鋪敘爵里不足以寄選擇其所爲難二也古者飛書馳檄盡筵戎旃記室軍諮雅多才俊兩軍相遇必以辭令爲長一使相將尤以語言爲尙今則三臺大帥九姓名王行人

無倚札之才儻介缺向嬰之輩紆厓于自署不識姓名曹
景宗作歌難諧競病一時風會殆何如乎下至閨檐又可
知矣其所爲難三也然而星移代換何世無賢壁坐璣馳
孰云非寶此新都夫子旣顏麗製以清裁櫟下先生復選
鴻文於賴古矣嗟夫曩遊不再自古爲悲後聚難期於今
所歎匪勞音驛莫慰幽憂不事箋繪奚通繾綣遂乃領諸
家之秀采薰以名香錄百氏之芳華裝之異錦寄來黃犬
半漆書竹簡之古文損罷文鱗悉篋衍巾箱之脞錄副諸
記室掌以典籤

上龔芝麓先生書

陳維崧

維崧頓首獻書芝麓先生閣下嗣頃玉樹歌殘黃旗氣黯
西京掌故南朝文筆便已散失都無裒次音辭所寄惟在
閣下維崧東吳之年少也才智誕放骨肉躁脫當塗貴游
目之輕狂嚮者粗習聲律畧解組織雕蟲末技猥爲陳黃
門方簡討李舍人諸公所品藻歲月不居二十年於茲徒
以揚子幼之門第華轂不少王茂宏之子孫青箱遂多上
不敢方并大春次不至失校少孺一流將盡如是而已且
夫軒皇愛嫫母之貌而黜落英魏文喜槌鑿之聲而棄金
石中山聞幼眇以屑涕墨子過朝歌而回車何代無賢古
今同歎崧竊不自量有所撰述矣以爲庶女標躋長城摧

國朝典章
類賤臣撫箏讒疑渙釋聲音之際窮高極微從乎同同也
是以失職以來間與錢塘陸圻毛先舒華亭彭師度周積
賢嘉興計東長洲宋質穎輩揚摧雅頌撰爲一集松雖謫
陋顧諸子皆一時之選也每與駿公吳先生言及此事未
嘗不撫掌於應徐也屢誦閣下尊拙齋集玩之不置均於
玉枕過高唐而近綿駒亦欲一倣其音聲也辭賦一道古
詩之流遠溯漢魏近迄開天尚矣然八風旣殊五音迭異
江表輕浮貽譏吳語僉楚沈雄亦類老革夫青青河畔草
並非造設明月照高樓了無擬議劉越石繞指之語曹顏
遠合離之篇景宗武夫悲歌競病斛律北將製曲牛羊意
者幹之以風骨不如標之以興會也然乎否乎幸賜發覆

焉前叩行臺未見從者謹陳書左右以序鄙衷二詩塵覽
并希郢和邯鄲託曲於李奇王筠假論於沈約妄冀一言
以爲重耳

與張芑山先生書

陳維崧

崧自結髮以來謬叨獎掖猥蒙齒牙已十四載矣嗣頃戎馬輶張世故瀕洞眷言疇曩可爲涕淚自鹿溪被難皋里赴義秋浦效田光之奇雲間秉劉琨之節何嘗不似瑯琊登山洗馬渡江無非觸目祇切傷心者乎春間跪捧素書扇頭珠玉之贈并讀芑山文集剖函發紙周惻霽至又聞有

國朝古文之選言之歡忭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也崧昔年石城數從次尾師游出所撰國璋集相示絕嘆爲經術暢茂搜葺詳雅無何而觸機蹈故此書不傳竟作裴氏之語林有遜蕭統之文選言之可爲感傷先生是書務使漢

魏並收根葉悉盛廟堂金石之篇則吳門姚太史崔張惡其溫麗軍國銘頌之作則清漳黃相國馬鄭慚其閎博並人倫領袖文章泉藪被之山川不亦焜耀萬禩乎若夫平昔石交當時民望嵇阮往復之言盧劉贈答之作便已斐然自當見收匠哲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抑芻蕘所摠願效萬一者文章以心術爲根抵德行以蘊采爲鋒鏐穢如揚雄雖沈博絕麗之文定屬外篇潔如陶潛則閨房情致之賦不妨極筆竊見數年來江東英雋如侯幾道雲俱夏存古呂石香陸鯤庭諸子稽其忠孝宛在賢門符其點染居然才子雖大文未就而尺錦足觀名山罕藏而寸珠可惜錄其風雅之事登之謨誥之林又奚損耶匪徒藝

苑之鼓吹實乃闕場之禋助矣

答周壽王書

陳維崧

壽王足下昔臨淄答公子之書僕射報故人之札枚皋淹
麗敘懇欵於篇章謝朓清華譜中誠於牋奏以及曹家二
妙蕭氏諸王李那塞北之篇邱遲江南之作上下曩往代
有其人千餘年間若斯而已何者明月不投於瓦礫梗枿
不列於朽株珠玉以並御爲榮宮商以同懸爲樂也足下
汝南閎閎江表聲華許元度之清通裴叔則之名理景顧
則以李膺爲師趙至則以嵇康爲友樂旨潘筆固已萃爲
一人輾謝凌顏奚得離爲二美何圖中路濫及鄙人辭旨
慙勤情文剴切壽王足下文人相輕自古有之況在今日
尤可歎息憶昔樛李共相締結刻覈文史考據經術孫龍

堅白之辨晰其源流白虎同異之解闡其堂奧與公賦體
赤城之霞氣千里子山序言元武之明珠六寸僕方引藉
若輕塵之御順風君更謙冲若腹毳之資背羽時有口語
橫屬詆娖加以清狂目爲輕率嗟乎此敬通掉頭於渭水
子幼耳熱於南山元叔有囊錢之悲孟博抱清流之歎也
且夫鐘鼓以饗爰居千金乃資傲帚騏驎與駑駘同阜鴻
鵠與燕雀爲羣自古而然於今爲烈若使盛憲之年易永
張衡之志不愁酈文勝不緯繡於范陽崔亭伯不煩紆於
涿郡則雍門之畔虛傳累欵之寶黍谷之陰果有噓枯之
用矣詳味來旨纏綿鋪敘至所深羨似在鄙人此足下愛
我之談非古人相知之論也僕之兄弟雖粗涉文筆未升

堂與乃者時勢違會構遇坎塲郝太傅之亂離戴處士之
棲叙時復咏史祖船哀其情厲負薪鹿車悼其辛苦而足
下嘯歌自適篇籍爲歡翱翔於藝圃之中放誕於塵埃之
表何其快也豈足悲哉近聞灌夫有同產之服子猷有登
牀之言則僕與足下人倫之際榮瘁殊途然而疎密之間
悲愁一致也今夫韓起雙環何能並見張華兩劍豈必俱
來是以天忌其才豈止人惜其寶足下雖誼深如手哀篤
同生而覽舉封胡尚餘二少到慨到洽不止一人奚乃技
輟成連遂至絃摧促柱乎至於足下譔述尤屬必傳譽重
靈蛇珍同和璧而足下虞其覆瓿遽欲焚硯患其蠟展頗
懷投筆此在鄙人實所未喻夫樊重之宅必有瑰麗之觀

王根之家自多妍華之飾倘非世猶繩結人盡空桑焉能
置芳澤而不陳黜鉛華而弗御是以驪宮雖誓猶傳蕩魄
之言香國雖賒亦著驚魂之論裝之玳瑁君無間然返之
椎輅非所聞命壽王足下宛委之洞屬有藏書西室之山
非無秘錄袁閭土室難與久居蔣詡荒徑未遑塊處歲月
不居毋徒自苦爲也

與芝麓先生書

陳維崧

籍甚芳華彌勞眷戀才慚枚叟虛邀梁孝之知曲豈王郎
曾入謝公之聽憶山川之綿麗當賓從之清新抽毫於臨
春結綺之旁授簡則庾信徐陵之輩荀家羣少夜夜薰香
何氏諸郎朝朝傳粉奚圖下走亦遇明公依劉於石子岡
頭御李於莫愁湖上嗟乎生也不辰幼遭離亂陸機去國
竟逢吳室之亡伍員知幾預料越兵之入對成孔雀自悔
才華賦就鴛鴦尤憎離別於是搯絃泣下擗管悲來北渡
蕭綜時聞落葉南歸符朗每見江流客自傭奴鮮擊堂前
之筑人非太子能吹天上之笙固已箭泣長楊豈但河悲
酸棗自別以來心焉如掇朝看分野但直牽牛北望關河

莫逢征雁恒銜觴而屑涕閔引鏡以廻腸不自知其爲愁
不自知其爲苦也僕之侘僚巧歷莫算緣其邁閔厥亦有
三僕家珥貂蟬世叨恩澤丹輪絡繹人傳王謝之門白塵
連翩世曰袁楊之裔而壯逢淪賤晚會流離鐵籠宗人翻
欲湛田單之族葛衣公子空思謁任昉之賓豈衣冠之選
自昔原開而門第之科於今永閉斯僕之自恨者一也許
子將月旦士林郭有道人倫東郭僕之祖父庶幾似之屬
漢祚之將衰乃黨人之不競部分南北盡是房周京異東
西誰爲晉鄭而天心稔亂人事多攜洛陽市上未燃董卓
之臍晉陽城中尚睥華元之目遂使合浦之珠已盡成都
之卜何從斯僕之自恨者二也王微文藻每歎途窮謝朓

才情屢嗟運盡於茲爲烈自古已然僕涉筆輕華持身狂
躁少工聲律不嫻內則之篇長憲詩歌夙昧歸藏之作形
容臺殿則思竭於靈光體勢虛無則巧窮於景福而日月
不居性靈坐天蘭陵蕭繹懣彼文人楚澤靈均歌夫司命
斯僕之自恨者三也以斯三故積有百端加以崔亭伯晏
歲多憂張平子閒居不樂學元龍之豪氣難卧高樓豈敬
仲之後人慣奔他國江淹賦別衛玠言愁吁其悴矣能不
悲乎閣下虎視帝京鷹揚上國行矣雲塗勉旃天路江南
草長特郵季重之書冀北花飛望報休璉之札

上芝麓先生書

陳維崧

載別旌門四更葦莢感知慕德泣更劇於蚺珠怨老嗟卑
身竟同於燕石馳惶無地哽懼自天譬之越禽戀煥終思
近日之鄉代馬衝寒恒有凌飈之氣人之情也能無歎乎
粵自南陽雉雛陳寶鷄鳴日月炳乎八紘乾坤奠其四極
恩波湛潏北通弱水之邦瑞氣昭回東被無龍之國凡夫
稟氣靡不蒙慈獨有文人善於失職餘姚書佐不無拾橡
之時丹陽布衣或類翳桑之客而崧薄劣猥荷帡幪予以
吹噓長其聲價此則蚺毛蚤翼悉藉生成枯木朽株咸歸
雕飾頌颺曷極銘鏤笑言自入中原於茲三載託貴游之
後乘厠幸舍之末行徧歷兩河頻經八郡百凡風緒彌觸

悲辛聊借叢談以資撫掌慨自蛾飛玉塞蟻潰金堤旣七
聖之路迷亦百王之道盡漢臺晉闕共廢壘以縱橫伊鼎
姜瓖並頽垣而蕪沒免苑賦詩悵鄒枚之不作吹臺縱酒
盼高李以何從復奚言哉此固然矣若乃邯鄲爲游俠之
魁朝歌乃輕華之窟玫瑰作城東京樊重之家玳瑁爲梁
西洛石崇之宅或奕洛瓌之所割據或賀六渾之所攘竊
三條夜啟游騎歌鐘五劇晨開販脂削脯此皆歷代名都
累朝勝域今則空餘風月無復綺羅淇泉罕巧笑之人趙
國乏報恩之士難肩齟齬卽曰洛陽女兒葱肆餅僮便是
叢臺年少詎堪揚挖徒滋閔嘿是以刻意矯除刮磨豪習
孤行峭厲消耗壯心抱蝨簡以終年託螢編而永日玉杯

一卷珠海千函非狷非狂如是而已所幸學善陸沉性甘
微纒賓從念劉楨之疾主客知原憲之貧濁酒素琴差無
患苦宵鐘夜漏聊用襄羊以此自寬毋煩相譬且夫楚腰
信美不登展氏之牀秦缶雖工難悅趙王之耳何則意脂
者易爲容而情乖者難爲洽也是以越石抵掌於晏嬰之
側於期搯腕於慶卿之前魏齊亡命乃客虞卿黜蒧不聊
爰投羊舌無他素蒙根柢之知則畧其痕瘡夙荷優容之
雅則假以羽毛耳崧之藉庇廿餘年矣不幸崩摧酷遭割
罰年逾知命尚乏嗣續已成張壯武之心疾時類羊南城
之淚流已於商邱擬置一媵非云曼倩之小妻聊比樂天
之粗婢或者李家先德尚產衮師阮氏清門將生遙集蓬

頭歷齒妄思以買得爲名執織杼箱謬計以醜奴作氏然而客本畏人居尤不易必賴汝南長者寵以輜輶許下羣公惠之談論此其萍跡或免蓬科倘有高軒入魏幸言朱亥於市中至於絳綬游吳願述伯鸞於廡下用茲仰竇伏冀台慈更有鄙懷統祈尊鑒崧以盧蒲髮短燭武精亡處處抑掄年年瑁琰正使石填武擔詎塞愁倉土運黎陽難平恨棧瑤姬無掃塵之竹玉女寡洗頭之盆將畫葉公之龍遂牽荀息之馬雖復井公縱博寧能索笑於仙家卽令鍾子刺船詎便移情於海上方今成均廣闢石鼓宏鳴六館之側負笈者三千四庫之旁橫經者十九若獲策其謏劣竭此涓埃一觀太學之碑便脫諸生之籍未知此語果

合事宜佇望台裁以爲進止嗟乎來日大難獨居不樂天
上之愁萬里人間之怨千年困豫且之赤鯉猶然仰沫於
洪波燒燬下之焦桐尚爾驚魂於妙曲辭寧攸意書不宣
心

與陳際叔書

陳維崧

際叔足下載披新製歡笑無量循環把玩不啻口實慨自江表喪亂文籍散脫掌故流落有同甲帳文史毀棄便類羽陵風尚所期惟在足下今茲書敘大似休璉其餘撰述白多傑作夫以孔璋之才不爛於詞賦士衡遭藻亦以手重見訾固知雕蟲小技未可輕棄也足下諸賦已必傳矣僕才質疎放姿制誕逸頗致藍田狷忿之譏時叢平子輕狂之誚間有侯芭嗜奇之癖時多吳質好伎之累每當四節之會風日閒麗親懿稠密丹輪徐動華軒遂盈當斯時也賓徒迭進則神思轉給簫笳互激則酬應彌妙昔大梁侯方域常作文章必須聲伎僕不幸遂似之至於別崇臺

入曲房弛華裳跼利屣銀燈乍滅文纓已絕臣心最歡才能一石何論八斗且夫燥濕之理各有其宜動靜之性奚能一致若使龍泉不試之盤錯騏驎不驟之康莊則羽檄何以擅長於枚臯書函何以著稱於齡石今者塗路旣局神明有限塊處怵息忽焉終日已失禪謚謀野之助幾蹈莊叟文犧之喻而欲矯厲文采以供撫掌豈可得耶將毋過高唐而善謳歌臨睢渙而思藻纘祗爲欺我無關實事也會有事務未能牽綴松白

湖海樓儷體文序

毛先舒

竊聞三江雄濶勢接荆溪九龍嶒峻氣通善卷大藥得張
公之洞飛仙留玉女之潭陽美之城巋然任公之臺無恙
美哉鍾靈於斯尚已其中篤生陳子其年焉原本太昊之
墟支分潁川之派金張七葉貂珥盈門謝氏一家烏衣各
巷其年夙挺雋才體周大雅顧長康之三絕乃去其癡劉
子翼之獨行世高其德尤耽儷體獨冠當時原夫太極是
生兩儀由茲而來物非無耦日星則珠聯而璧合華木亦
並蒂而同枝關關雎雎鳴必相和儷儷俟俟聚斯爲友物
類且爾況於人文者哉是皆天壤自然之妙非強比合而
成之也昔者黃門夫子振起吳淞四六之工語妙天下余

與其年皆及師事悠悠擺落僕復何言乃其年則羣推領袖直接宗風旣吐納乎百川亦罄控乎六馬觀其整肅則垂紳搢笏雄毅則劍拔弩張綺麗則步障十層遙裔則平楚千里或徘徊如墮明月或天矯如曳晴虹或如天姬揚袂而望所思或如秋士餐英而思所託余每覽之唱嘆彌日循環在手低徊在心或謂三古六經氣留淳樸先秦西京體並高古焉用駢組聿開浮華豈知萬邦九族之語已見諸虺誥水濕火燥之句亦載於文言嚆矢權輿引厥端矣至若武靈王之論騎射丞相斯之諫逐客往復徵引排比頗多戰國龍門云何損格且夫其年之手弄丸有餘能於屬詞隸事之中極其開闔不外紉青螭白之法自行跌

蕩政如山陰楷書而具龍跳虎卧之奇杜陵排律乃得歌
行頓挫之致蔚乎神筆詎不然歟今也華亭唳鶴聲既邈
然楚些驚蛇歌之如昨覩此鸞龍之新作轉抗俯仰之幽
情天地何寬不覺百端交集文章未墜益信千秋在茲云
爾

答沈去矜書

毛先舒

人非太上豈繫無情善寫哀哀尤俟長筆僕本恨人時逢
顛顛況生江左邀習佳麗西林松栢無非細感之枝錢唐
烟月都屬有情之壤雖復江山助興頗謝湘纍而傷心物
色在昔自許久矣至若荏苒多春契濶生死每用惑溺尤
懷眷縈載觀古昔醴陵摘寶燭之辭河陽發停樽之句哀
蟬落葉愴羅袂之無聲涼月秋蟲悵簾旌之半斷未嘗不
覆卷三嘆低徊久之揮涕浪浪代其濡軾何則音形可存
而輪迴或妄驚精難覓而薜華終謝豈圖今日忽遽茲患
在人且然在已如之何第恨口乏微辭才非絕妙賦銷魂
而罔逮美要眇其何及幸賴足下蓄愀愴之思投哀艷之

曲精靈彷彿形容慘澹采珠拾羽陳王奪其怨情卽節朱
絲蘭陵減其芳澤抽思蘭緒獨擅長篇騁妙蟻封尤工險
韻昔者晉陵傷妾陰武威因而屬和近覩徐孃夙殞陳給
事爲之悼亡夫辭在已而難詳痛因人而易劇一吟擘股
之詠便掩濟洹之淚九原不朽端藉成書三泉有知定應
崩角嗟乎曩非吳興沈約雅善纏綿何能題愁繪慕悱惻
愉快若是耶但鴻裁之高睨掩七襄伏覽中間非無蕤叩
顧逝者文慚徐淑貌類孟光四德唯解縫鍼中厨粗能埋
榻笑成齟齬絕恨梁壽柔學反腰都喞荆玉一篇之中比
擬過當微乖實錄略似外篇意者咏平孫者固以揚彼穠
矣誦莊姜者亦自矜其巧笑風人之義或若此乎涇渭之

聞靡盬而已方今玉露奄零金飈旣颯秋士多悲勞人易
感悲夫若僕者亦旣歌琪樹望非邪追匣鏡憐機網能不
撫景結眉愁來橫集波菱引照將驚青鬢之霜憂能傷人
恐促黃髮之歲儻得足下風流未沫綺麗難忘更有樂方
之起予冀聽嗣音之奏雅則庶幾乎一丸銷塊比德于王
喬七發霍然參功于枚叔墨無精妙語過酸慙恃惠施之
知我諒免未昧之譏焉

吳漢槎雜體詩序

陸圻

原夫河梁贈答寔肇風徽鄴下歌謠漸多辨麗五言之盛
可得而言然如子荆以零雨見珍康樂以春草特妙以至
司空兒女之玼延年雕績之累莫不性取獨適家罕兼善
譬之觀魏闕者蘭錡之第橫成入越都者緡絕之榮不愜
此言殊軌者易爲工而通方者難爲巧也乃若醴陵創調
雜體名詩笛簫匏管九吹之變悉和橘柚攄梨一啜之鮮
不御度幾力同賁獲才甚驪騎真天姿之備嫩人外之絕
智矣然世風代降擬作爲繁薛君采馳騁嗣音王弼州條
列羣品頗多虎賁之形不失虞邱之貌而今時如吳子漢
槎者辭爲南國之宗名在延陵之季遠隨羈宦遇閣題銘

近同傷亂當筵流涕身賁油素無不推其轡文容比珊瑚
俱欲爲之作架斯固三虎之稱偉節八龍之有慈明矣乃
復以銷暑放愁幽居綴藻踵江生之後綜諸子之長循其
時次亦擬作三十首上自宣城下迄司隸景物興會仰溯
曩符神韻格調取高前式所謂雕組之文本異杼而均炫
于目芳香之草不同岑而皆襲于裾也至若太元天監旣
不一揆河右江左亦又二致居南服者未識僇面產北方
者不曉吳語斯固物理之自然實非品類之難協而吳子
形容著勝阿堵之蘊悉傳刻畫中規縱橫之態已極狀如
胡寬營新豐而鷄犬競識仲謀捫屏上而蒼蠅欲飛斯已
奇矣後有作者先河後海則吳遜文通祀近祧遠則吳盛

王薛豈非記室之後勁好事之深憂也哉

孫赤崖詩序

吳兆騫

蓋聞纏綿湘吹以去故而增悽慷慨燕歌由送離而結歎
是以舊山旣遠促管流音異國無歸繁絃縈臆房陵一去
君王有山木之謳軍府長羈伶官有土風之操執珪懷越
尚藉悲吟公子留秦亦傳哀唱由來志士邁此窮途未有
不憑柔翰以消憂托長歌而申恨者也況夫金河轉徙銀
磧羈孤水千里而斷腸塞萬重而絕脈陳子公戎邊不返
空望長安移中監還漢何年傷心遙海慨其嘆矣能不漣
而孫子赤崖弱年擢秀盛齒知名才爲談士之宗人擅藝
林之俊江東二陸共識清河鄴下雙丁先推敬禮乃以拾
塵之惑遽從棲火之嗟靈璫難陳遐陬遂謫飄零早帽遼

海空來襖襪素衣吳關長謝土思迢遞托黃鵠以俱飛客
夢徘徊指白狼而難越然而蘭山箭盡篇什偏工桃館尊
空風流未沫劉越石棲遑于河朔詩體清剛庾子山留滯
手關中賦才宏麗雖丁年坐老而子夜堪歌于是娛志縹
緲寄情嘯咏登高摘藻攬物揚葩紫雲亭堠興乘障之悲
思白雪關山激從軍之壯志寒鴉睇野夕雁橫天怨起衣
單魂銷笳脆氣沉雄而莫展心住倅以誰知及夫臺上瞻
鄉山頭送遠鶴郎不見鸞酌徒領睠花月於曩遊愴風霜
于今別莫不措之淒響緯以妍辭發言而瓊樹相華命調
而銀箏並咽捲蘆清吹譜爲蔡女之文截竹哀音綴成邱
仲之曲豈徒伯鸞南邁惟聞五噫中郎北遷願成十志也

哉僕舊托攀嵒近同遷賈黃壚遊讌久限山河紫塞軍僑
更分鄉縣攬淚痕于河上空訴塋篋鬱愁氣於車前寧消
杯酒北部之貧已甚南館之會徒乖永念生平彌嗟弦括
却題短引爰寄沈悲嗚呼蘭忌當門痛煩冤之何已蓬悲
出塞憐飄寄之安窮西氣驚商將聽君詩而隕涕北風于
呂誰披余製而傷神乎

畫園梧園記

吳農祥

余舊業在錢塘門東有梧桐數十本顧而樂之因自名曰
梧下先生家貧質之鄰家意忽忽不樂有客見慰曰請爲
先生寔之遂圖畫梧桐數十本見貽曰此梧園也先生其
自爲之記若夫士稱五沃樹記九枚比屋亭亭遙集將雛
之鶴虛簷歷歷爭棲引子之烏南岳舊歸北窻栽得玉郎
三尺循後會以重來金管一株聞清歌而不去雜惠施之
雄辯紀何遜之雅游同挹深杯兼聆譚柄雖命多顛頓勢
等孤生運迫流離體符半死而形成兔目節等宮槐皮躍
龍鱗莖含庭柏幢幢車蓋定依先主之桑濯濯闌干猶望
桓公之柳風高廉懦植孤竹而危吟姓託虛無數長梧以

述願爾乃蓬蒿一畝蘿薜雙扉蟻垤常遷蜂房恒閉棠梨
舊館已屬他人叢桂小山難招知己空庭老樹悉歸朱戶
之家若木一枝厓傍丹邱之樹垂垂銀漢指天上之匏瓜
纂纂紅牆隔鄰家之甘棗於是吹臺朗月不八虛帷睥井
迴飈隨投警枕結根幽谷暗滋元雨之陰接葉阿房斬吐
黃鐘之律豈非生由位賤探鳳穴而無奇名以人卑排龍
門而獨立者哉客有畢宏後輩曹霸前身點染烟霞淋漓
邱壑烘雲吸霧玉除之芳草爭飛量雨論晴金谷之名花
如醉怒拔凌雲之廣園罕攫蛟龍纖抽撲地之平臺淒迷
蛺蝶解衣縈繭袖筆凝思傾北部之臙脂注東方之沆瀣
於是吳宮萬頃齊殿千條影始扶蘇聲仍激楚似瀛洲之

呪活剪列華池若闌苑之移來刻成清露劈分白繭啟溪
閣之千層裂取紅綃豁風亭之百丈淺深石磴各置藜床
高下雲廬何煩竹杖莫不蔽虧丹廡照耀碧林草帶交暉
苔衣胥化神游未幾恍登庾信之園目賞不忘突入潘尼
之宅猶記韶光初麗淑景方妍紫燕則亟欲生雛斑鳩則
驚看逐婦微茫吐葉漸分萸莢之形次第含苞徐茁楊柳
之色銅溝漲綠金市鋪丹吹落紅綿在別院將飛之後積
來白毳是春城不掃之初驗節序則徵信周書紀月令則
私占戴記江光寒食霽景清明乳酒重門墮懶脂而立濕
華藏深巷啄雀喙而成膠戲可爲珪取能扣鼓已而麥秋
近熟梅信微蒸飄來柏子之香捲盡蓮花之漏淇枝驟大

修幹斜垂滴入清油聯逕則陰森十里瀉開朱霧交柯則
覆葢千人導巫雨於青天都成卵色喫湘瀾於白日皆作
魚鱗陰兎迴標陽烏歛轡所以科頭老子晞髮才人苦澤
國之餘波畏炎洲之烈焰築長春之館無地埋愁尋消夏
之灣何時寄跡細房蓮爭便擬乘舟長鬣松清卽懷舉扇
况復披襟列坐解帶孤眠駕衆竅而常虛鼓洪濤而不斷
耶秋隨白帝序易黃姑玉擲參差不盡長年之怨金投瓊
碎逾深寒士之嗟每飄逸響於琅玕時中清商於琴瑟空
階蟋蟀祇助蒼涼隔嶺蟪蛄彌增哀訴挂珠簾而晝入拂
羽帳以宵飛寧藉嚴霜爭橫衣桁不于落照還上釵梁昔
也少婦多愁文人失職暫看旅雁輒傷遲暮之心纔對啼

猿遠掩盈懷之淚烟霏露壓竹奚託以相思月白風清荷
何因而說恨此則子良有賦忻表賞之在今沈約含悲俟
末光而未照者也至生梧子寔結桐花小似綠珠朗於紅
豆鮮同菱芡光浮琥珀之樽軟類蓮房影亂芙蓉之府當
其離離承萼葦葦垂條味溢三危香盈百和杏梁奔迸雕
陵之鵲羣飛薄水澄泓灌瀆之魚畢集從茲幽緒雅合清
襟俱茶竈之餘歡佐酒鑪之佳賞啣來丹羽貪分鸞鷟之
糧馳送朱脣狂錫葡萄之錦此則晨炊未舉藉以療飢宿
醉難醒由之解渴者矣不第此也僕家居東郭地比南宮
頻苦囊空尤嗟羹盡慙妻穉子餐白石以爲資悍婢愚童
向朱扉而請乞三聲牛角不無齊國之懷一片猪肝大博

屠門之笑近且臺難避債室雜催租數卷賜書旋償酒券
盈箱小賦亦質錢家大苦飢虛辭主人而遠去鶴窮搖落
逐仙侶以高騫空留畫餅之名徒述鋪糜之念藤梢橘刺
拉沓摧燒葛葉榆皮辛勤採掇何圖金粉遂累丹青畧驅
洞壑之幽便帶雲霞之麗紅亭細數一縣河陽紫府虛探
四時建始游絲繞路疊影當關任偷方朔之桃許買王戎
之李柔柯芍藥堪因折贈而傷心弱蔓薔薇競欲徘徊而
浣手訪衛郎而剪韭數此何難憑張翰以思蓴不妨相對
悲夫貧直原憲亂識王尼詎分梓澤之花猥藉沙棠之樹
鬱金堂側或有賴於化人羣玉山巔究何殊於幻術好事
傳觀而動色矍眊秋鳳闕之廬故人持贈以咨嗟僅一段

鷺溪之絹

國朝駢體正宗卷一